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Zygmunt Bauman

现代性与矛盾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邵迎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现代性与矛盾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邵迎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矛盾性/(英)鲍曼(Bauman, Z.)著;邵迎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9561-7

I. ①现… II. ①鲍…②邵… III. ①现代主义—
研究②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9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与矛盾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邵迎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61-7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40.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现代性与矛盾性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现代性与矛盾性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致谢	1
导引:对秩序的追求	3
第一章 矛盾性的丑闻	28
对立法理性的梦想·造园国的实践·造园抱负与现代 性精神·科学、合理秩序、种族大屠杀·对非人性的叙 述	
第二章 矛盾性的社会建构	80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斗争·与不确定性共 存·转嫁包袱	
第三章 矛盾性的自身建构	112
排斥到客观性之内·补论:弗兰茨·卡夫卡,或普遍性 的无根性·知识分子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无根性的普 遍性·威胁与机遇	
第四章 同化社会学中的个案分析(一): 囚于矛盾性的陷阱	155
德国犹太人的案例·犹太人同化的现代化逻辑·孤独 的维度·想像真实的德国·羞耻和尴尬·同化的内魔· 没有了结的旧账·同化筹划和反应策略·同化的终极	

2 现代性与矛盾性

边疆·同化的二律背反和现代文化的诞生

第五章 同化社会学中的个案分析(二):

矛盾性的报复 242

矛盾性的反击·弗洛伊德,或者作为权力的矛盾性·

卡夫卡,或命名的困难·齐美尔,或现代性的另一端·

同化的另一面

第六章 矛盾性的私化 299

对爱的追求,或专家知识的存在基础·技能的调换·

专家知识的自身繁殖·推销专家知识·躲避矛盾性·

专家设计的世界的倾向和局限

第七章 后现代性,或对矛盾性的宽容 349

从宽容到协同·《驱魔者》和《兆头》,或知识的现代和

后现代局限·新部落主义,或寻求庇护·后现代性的

二律背反·协同性的种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

最后立场·社会工程有前途吗?·后现代政治的议事

日程

索引 422

译后记 436

致 谢

在研究的各个阶段,我都受惠于那些对本书的不同章节富有洞识的批判性评论。这些评论来自大卫·比瑟姆(David Beetham)、布莱恩·切埃特(Bryan Cheyette)、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欧文·霍洛维兹(Irving Horowitz)、理查德·基尔敏斯特(Richard Kilminster)、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斯蒂芬·莫罗斯基(Stefan Morawski)、保罗·皮克恩(Paul Piccone)、里奇·罗伯逊(Ritchie Robertson)、吉利安·罗斯(Gillian Rose)、尼克·斯特尔(Nico Stehr)、丹尼斯·沃尔维克(Dennis Warwick)、弗罗兹米尔兹·维索洛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吉尔茨·J.魏艾特(Jerzy J. Wiatr)以及其他许多同事和朋友。对他们的帮助,我深表谢意。安东尼·杰登斯鞭辟入里的批评对于本研究的最后成作有着关键的作用。我为能够再次有机会感谢大卫·罗伯兹(David Roberts)杰出的编辑工作,而感到高兴。

在本书的撰写中,我引用了自己的许多文章和评论。它们曾发表在《犹太人季刊》(*Jewish Quarterly*)、《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社会学》(*Sociology*)、《目的》(*Telos*)以及《理论、文化和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上。

人们必须等到历史的终结，才能把握住有着确定总体性的材料。

威廉·狄尔泰

阅读牛津卡片(Oxford card)——惟一真正阅读——的那一天，将是历史的终结。

雅克·德里达

一个只写明信片的人，不会有任何结束本书的黑格尔问题。

理查德·罗蒂

导引：对秩序的追求

1

矛盾性(ambivalence),即那种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范畴的可能性,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无序的主要征兆是,在我们不能恰当地解读特定的情境时,以及在可抉择的行动间不能作出选择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的不适。

正是由于不适所引起的焦虑以及随后而生的迟疑不决,我们才将矛盾性体验为一种无序——并且责怪语言缺乏精确,抑或责怪我们自己误用了语言。然而,矛盾性并不是语言或言语病变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语言实践的一个正常方面。它产生于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命名和分类功能。矛盾的大小取决于发挥这一功能时的功效。因此,矛盾性是语言的变了形的本我(alter ego),是它恒久的伴侣——确切地说,是它的正常状况。

分类意指分离,分隔。它意味着,首先假定世界是由各具特点、互不相连的实体所组成;然后假定每一实体各有一组自己所归属的(并因此使自己与其他一些实体相对的)相似或相近的实体;最后将那些独特的行动模式与不同的实体种类联系起来(某一特定行为模式的唤起成为该种类的操作性定义),通过这一方式使假定成真。换言之,分类就是赋予世界以结构:控制其或然性;使一

4 现代性与矛盾性

些事件较之另一些事件更具可能性;作用时就像事件并非随机,抑或限制或消除了事件的随机性。

通过它的命名/分类功能,语言将自身设定在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基础稳固、井然有序的世界与一个非本质的随机世界之间。在一个非本质的随机世界中,人的生存武器——记忆,即学习能力,即使不会完全自毁的话,也将毫无用处。语言竭力维持秩序并拒绝或压制随机性和偶然性。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是这样一种世界,在这里“人们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或者说,知道一成不变意味着什么,人们知道如何找到——且是确切地找到——继续下去的方式),在这里人们知道如何计算事件的或然性,如何增加或减少这种或然性;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也是这样一种世界,在这里某些情境间的连接以及某些行动的效力总的说来一直是恒常不变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将过去的成功当作未来成功的导向。由于我们具有学习/记忆能力,所以我们对保持世界的秩序性一直都抱有兴趣。出于同一原因,我们将矛盾性作为不适和一种威胁来加以体验。矛盾性混淆了对事件的计算,搞乱了那些熟记的行动模式的意义。

如果用于建构的语言工具不相洽(*inadequate*),情境则变得矛盾:情境或是不属于任何用语言区分的类别,或是同时落入几个类别。在矛盾情境中,没有一种习得的模式是适当的——或者是不止一种习得的模式可以被应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一种优柔寡断感,即不可决断性,因此都是丧失控制。行动的后果变得不可预测,而那种据称已由建构的努力排除掉的随机性似乎又不邀而归。

表面上看,语言的命名/分类功能把对矛盾性的防范作为自己的目的。行为是通过类别划分的匀整性、定义边界的准确性和客体归类的明确性来衡量的。然而,这类尺度的运用以及它们所监控的活动的进展是矛盾性的最终源泉,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建构的/秩序化的努力有多大、多么有闯劲,矛盾性总是不太可能真正绝迹的原因。

命名/分类功能竭力要达成的理想目标,是一种包容一切文件的、宽敞的文件柜。这些文件包容了世界所包容的一切——但将每份文件、每一项目包容在各自单门独立的地方(余下的疑虑用互见索引解决)。正是这种文件柜的非可行性使得矛盾性不可避免。也正是对建构这样一种文件柜的执著追求使得矛盾性层出不穷。

分类包括包容和排斥行动。每一次命名行动都将世界一分为二:合乎名称的实体;不合乎名称的余下部分。某些实体可以归入某一类别——形成一类——但只有当其他实体被排斥,即被遗弃在外之后。这种包容/排斥的运作从来都是一种施加于世界的暴力行动,需要一定量的强制作后盾。只要这些施加的强制在总量上依然强过人为不一致性的程度,这种运作就总能持续。强制的不充足表现为,由分类行动所假定的那些实体,显然不愿归入指定的类别之中。它还表现为,不充分定义或过分定义的实体的出现:意义不充足抑或过剩,即对行动过程发出无法解读的信号,或者发出因相互矛盾而使接受者困惑的信号。

矛盾性是分类劳动的副产品;因此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分类。尽管矛盾性是源于命名/分类冲动,但是与它的斗争却只能通过更加准确的命名以及更加精确定义的类别来进行。这就是说,只能

6 现代性与矛盾性

通过那种对世界的分离性和清晰性提出更加严格的(反事实的)要求并因此产生更多矛盾机会的运作来进行。所以,对矛盾性的斗争既具有自身毁灭性也具有自身推进性。它之所以能以不竭的力量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同时又在创造着自身的难题。然而,它的强度因时而易,取决于适宜对现有矛盾总量加以控制的力量之可利用性,并取决于这样一种意识,即矛盾性的削减是一个发现并运用恰当技术的问题:一个管理问题。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现时代成为尤为惨烈的反矛盾性的战争时代。

现代性缘于何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具体的日期上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推算上意见也不尽相同。^①然而,一旦真的认

① 要想避免令我们脱离重大命题、根本乏味的讨论,个人对这一日期的选定似乎是不不可避免的[目前所确定的日期与法国历史学家——罗马法兰西学派(Ecole Française de Rome)于1985年出版的那部《现代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Culture et ideologie de l'état moderne*)的撰稿者们——所作的那些假设一样地宽泛,即现代状态产生于13世纪,至17世纪末接近尾声。在某些文学批评家看来,“现代性”这一术语限制在始于20世纪并止于这一世纪中叶的文化思潮]。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所称的“两种截然不同并激烈冲突的现代性在历史上共存的事实”使定义的不一致尤其难以梳理。卡林内斯库比其他作者更加明确地刻画了“矛盾性作为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个阶段——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与作为美学概念”之间的“不可逆转的”分裂。后者(最好称作现代主义以避免那些司空见惯的混乱)对前者所主张的一切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文化现代性作出界定的,正是它对市侩现代性的彻底否定,亦即它那消费性否定激情”[《现代性的诸副面孔: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1977年,第4页,第42页(*Faces of Modernity: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 42)];这与以前对现代性的最为褒义的描述截然对立,以波德莱尔为例:“美丽且崇高的一切是理性与思维的产物。人类动物在其母体内曾领略过的罪孽具有自然起源的性质。与此相反,德行则是人为的,超自然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波德莱尔:文选》,L. B. 希尔索普和F. E. 希尔索普译,1964

真推敲的话,对象本身便开始消失。和我们希望从连续的存在流中将其标示出来的所有其他的准总体性一样,现代性变得难以捉摸:我们发现这一概念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所指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因此,概念之争不可能被化解。作为本书基本内容的现代性的定义特征正是争论的一个部分。

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更确切地同时也是极为重要地说是,作为一项任务的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

秩序就是非混乱;混乱乃是无秩序。秩序和混乱是现代之孪生儿。它们孕育在那个既不知必然也不知偶然的神定世界的分化和瓦解之中;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世界——一个不用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的世界。这一没有思虑的世界先在于秩序和混乱的二元对立。对之,我们感到很难以其自身的术语来加以描述。我们主要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试图把握它:我们告诉自己那个世界不

年,第298页。(Baudelaire as a Literary Critic: Selected Essays, trans. Lois Boe Hylsop and Francis E. Hylsop,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98.)]

我希望从头就搞清楚,我将“矛盾性”称作为一段历史时期,它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成熟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因此,我所使用的现代性这一术语与现代主义全然不同。后者是一种思想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潮流。尽管可以追溯到上一时代众多个别的思想事件,这一思潮直到本世纪初才达到全盛。以反观的方式来看(与启蒙运动作一类比),这一思潮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的一项“筹划”或后现代状况的前兆阶段。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将其目光转向自己并试图获得清晰的视力和自知,这些将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从而为后现代的再确定铺平了道路。

是什么,不包容什么,不在意什么。那个世界很难在我们的描述中认出自己。它不理解我们所谈论的一切。它肯定无法幸存于这种理解。理解的瞬间一定会是它趋于毁灭的标志。确曾如此。历史地说,这种理解曾是消逝的世界的最后一声叹息,是新生现代性的第一声啼哭。

我们可以考虑将现代视作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意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让我们再说一遍,对诞生日期的确切推算注定要争论下去的:对确定日期的筹划仅仅是众多的想像之所(*foci imaginarii*)中的一个。和蝴蝶一样,当别针刺穿它们的身躯将它们固定一处时,它们是不能幸免于难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同意斯蒂芬·L.柯林斯(Stephen L. Collins)的观点。他在最近的研究中采纳了霍布斯(Hobbes)的观点来说明秩序意识的特征,即本书所说的现代意识的特征,亦即现代性的特征。 (“意识”,柯林斯指出,“体现为对事物秩序进行感知的性质。”)

霍布斯认为,流变中的世界是自然的,因此必须创造出秩序来约束一切自然之物……社会不再是一种对某种事物的、以先验方式言说的反思。而这种事物是预先限定的、外在的、超越自身的,并以等级方式为存在确定着秩序。现在,社会是一个由主权国家——这样的国家本身就是其自身的、可以言说的代表——确定秩序的名义实体……(伊丽莎白去世后的40年